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50

# **Theology after Heidegger**

Jason Tsz-shun LAM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 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林子淳 著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 · 50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作者 林子淳  
執行編輯 龔萬正 殷子俊  
封面設計 胡 敏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 33 號

出版總監 楊熙楠

電話 : (852) 2694 6868

網址 : <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箱 : [publishing@iscs.org.hk](mailto:publishing@iscs.org.hk)

本書版權 © 2019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9 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許，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  
貯存或傳送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50

### Theology after Heidegger

by Jason Tsz-shun LAM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19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19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mailto: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88-8165-38-4



# 目 錄

後神學的神思	1
——序林子淳博士《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孫周興	
在哲學與神學「之間」	5
——為子淳兄新作《接着海德格爾思神學》	
而寫的序言	
瞿旭彤	
前言	17
第一部分	25
第一章 形式指引的基督教底色	29
第二章 從路德回到保羅式的基督教	55
第三章 甚麼召喚神學？兩種可能性的檢視	83
第二部分	107
第四章 從存在到神聖的尋索	111
第五章 海德格爾的「基督論」思考	135
第六章 四重整體與最後之神	161
第三部分	183
第七章 神聖社群現象學的構想	187
第八章 榮耀意見的發生	217
第九章 技術追問與政治糾葛	241
詞彙對照表	267



# Contents

Foreword by SUN Zhouxin	1
Foreword by Thomas Qu	5
<b>Preface</b>	17
<b>Part I</b>	25
<b>Chapter 1 The Christian Backdrop of Formal Indication</b>	29
<b>Chapter 2 Back to Pauline Christianity through Luther</b>	55
<b>Chapter 3 What is called Theology? A Study of Two Possibilities</b>	83
<b>Part II</b>	107
<b>Chapter 4 In Search of Deity from Being</b>	111
<b>Chapter 5 Heidegger’s “Christological” Thinking</b>	135
<b>Chapter 6 The Fourfold and the Last God</b>	161
<b>Part III</b>	183
<b>Chapter 7 A Phenomenology of Divine Community</b>	187
<b>Chapter 8 The Generation of a Glorious Opinion</b>	217
<b>Chapter 9 The Politics of Ge-stell</b>	241
Index	267

# 前言

為甚麼要再寫一本有關海德格爾與神學的書？

從文獻來考察，這個方向在海德格爾在生時直至現在已有多人追究；雖然神學在海德格爾思想中往往不被學人視為最核心的課題，但卻顯然不是一個邊緣的課題。

從其生平看來，海德格爾於十九世紀末（一八八九年）出生，一直活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九七六年），成長於一個德國鄉鎮的天主教家庭，靠教會資助完成中、小學課程。他自小天資聰穎，本想奉獻為神父，也確曾投身耶穌會修院讀書兩年；及後因心臟毛病而終止學習，轉到弗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後，初時也修讀神學，後轉讀哲學，直到在研究院時於方向上的選取，仍與中世紀的神哲學息息相關。回首看來，他對神學的求知路確未曾中斷過。<sup>1</sup>

從他本人的言論，包括書信和傳記，我們可以發現海德格爾在中學時期，老師曾贈他一部布倫塔諾（Franz Brentano）的《按亞里士多德論存在者的多重含意》（*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sup>2</sup>我們可以推測，海德格爾自那時起已引發對亞里士多德的興趣和對存在意義的追索，及後更矢志

- 
1. 海德格爾生平較詳盡的探究可參：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著，靳希平譯，《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北京：商務，2007）。
  2. Franz Brentano, *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 (Hildesheim: G. Olms, 1960); 對海德格爾的影響可參 Sean J. McGrath, *The Early Heidegger and Medieval Philosophy: Phenomenology for the Godforsaken*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6), pp. 26-29。

讀神學、做修士。故此他並沒有因健康問題而做不成修士受打擊，這更令他可專心針對這問題作研究；而在往後篇章中我們更會發現，當海德格爾愈深入探討，愈對托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的亞里士多德詮釋感到不滿。

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的詮釋不正是當下漢語學界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嗎？亞里士多德（及其背後的希臘思想）不是塑造西歐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背景元素嗎？這不是漢語學界因而對海德格爾思想比過往更加倍熱衷研究的一個原因嗎？<sup>3</sup>渴想克服古今中西的差異，為現代文化的未來尋找出路，似乎仍是不少當代學人的期盼。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漢語學界至今雖然知道海德格爾的來歷，可是按筆者所了解，真正試圖由此作出考究的卻不多。順着以上對海德格爾生平的理解，難道我們不知道他的早期作品就包含了有關司各脫 (John Duns Scotus) 的教授資格論文 (Habilitationsschrift) 嗎？而司各脫比海德格爾早七百多年前便與阿奎那的亞里士多德詮釋展開交鋒了。海德格爾從這位中古神哲學大師得到甚麼啟發？

「我不是哲學家……我是一位『基督教神學家 (Theo-logos)』！」<sup>4</sup>這是年青的海德格爾在一九二〇年代時對門生洛維特 (Karl Löwith) 覆信時的名言，也是筆者寫作本書各篇時的基本立場，本書一定程度上也可

---

3. 劉小楓的《海德格爾與中國：與韓潮的〈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針對韓潮十年前的著作（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探問，其主線即海德格爾的亞里士多德詮釋，並引帶至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以至中西古今心性的討論。

4. Dietrich Papenfuss & Otto Pöggeler (eds.), *Zur philosophischen Aktualität Heideggers* (Band 2;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0), p. 32.

以說是為這句話作注解。漢語學界過去數十年來對研究海德格爾的熱情不用多言，然而哲學界對海德格爾有關基督教以至宗教的論述仍然有隔膜，這與歷史和文化的距離，以至近代社會政治語境的狀況不無關係。至於神學界方面，雖然海德格爾與神學淵源甚深，也影響了不少著名的現代神學家，可是由於其思想深邃且言語累贅，令不少人卻步而視他為一位有天主教背景的存在主義者。這種狀況對於現代哲學和神學的理解和發展絕不健康，尤其當下《海德格爾全集》已幾近完成，外語世界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產生了不少新研究成果，按理若漢語學界真對其思想有興趣的話，便應在這重要範疇上有更好的掌握，故此本書希望在這方面稍作探索。

當然，作為一位神學家而非哲學家，筆者沒有意思也沒有能力要對海德格爾思想作一全面研究，即使僅是從其與神學相關的論述來作亦然。這本小書事實上僅為筆者過往十多年來，斷斷續續針對海德格爾所寫過的文章的一個選集；然而筆者仍希望從過往既有的寫作中整理出一條道路，讓哲學界對海德格爾有關基督宗教的論述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又讓神學界理解何以他的哲學會觸發這麼大的迴響，並與神學和宗教論述的密切關連。這種跨學科的研究豈非就是發源於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的漢語神學的成長空間？

讓筆者在開始時先說一句宏大的斷言：海德格爾的思想元素從早年幾乎已經全備，只是在漫長的學術生涯裏慢慢展開，從「方向」上來說當中可能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轉向（Kehre）。<sup>5</sup>正如他自己曾明說：「沒有這一神

---

5. 這斷語其實並不新鮮，參 Thomas Sheehan, “Heidegger’s ‘Introduction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1920-21”, *The Personalist* LX (1979), pp. 312-324。

學的來源我就決不會踏上思想的道路。而來源 (Herkunft) 始終是未來 (Zukunft)。」<sup>6</sup>這是本書繼後要闡釋的方向，並由此去建構進一步的論述。

本書第一部分針對的，是海德格爾從學術生涯起始至二十年代末，即由其中世紀研究至發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 之間的整個早期階段。我們將看到其思想明顯地與基督教神學有密切關聯，甚或可說是由中世紀(司各脫)研究與胡塞爾現象學(範疇直觀)的結合，並以亞里士多德作為詮釋與批判對象。時間性(Zeitlichkeit)／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為這期間一個主要討論背景，而其中一個重要的觸發點則是早期基督教的生活體驗；《存在與時間》為一個去除神學內容的生存論規劃，卻因此為他帶來了理論以至實踐上的困境，這從神學角度可以頗清楚地檢視到。

第二部分針對的是海德格爾從三十年代起的思想，過往我們常認為他經歷了所謂的思想轉向；但從上一部分的基礎上來看，海德格爾思想上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所以才會繼續對神聖有興趣和探究，而玄之又玄的最後之神(*der letzte Gott*)觀念更很可能與基督論有密切關係，這又必須從其對德國經典哲學的回溯來思考。當然，我們也了解到海德格爾這時期較少提及基督教，更傾向了希臘宗教以至東方思想，但這也可能是因他希望在其他宗教或文化傳統中尋找到相類似的神聖體驗。如此一來，這是否印證了其基礎生存論本就預設着一種先驗宗教性(*religiosity a priori*)，甚至可從中世紀貫通到

---

6. 海德格爾著，孫周興譯，〈從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來——在一位日本人與一位探問者之間〉，載孫周興編，《海德格爾選集(下)》（上海，三聯，1996），頁1013-1014。

(後) 現代？如此一來，《存在與時間》豈非為中世紀先驗哲學的一種當代替代品，而繼後的著作是在這基礎上的一種修訂？這便怪不得會反映出一種對神聖的關注。

第三部分的篇章不完全是直接針對海德格爾作詮釋，而是接着其思想作反思，當中包括有關文化、政治、科技、聖經等課題，故也反映出何以他的思想會備受多方面關注。然而從中我們也會發現若單純接着海德格爾來講神學，而不作批判性的吸納，後果可能正是他在二戰時期所遭遇到的困局。如此一來，我們最後或許應一問：究竟我們要怎樣吸納他、挪用他？抑或乾脆繞過他、否棄他？但海德格爾的問題會否只是展現出一個常人（das Man）在困逼時期的生存現象？若生存論真箇是那麼基礎，我們是否真的能超越海德格爾，抑或他只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面鏡子？

\*\*\*\*\*

本書得以出版實在需要向各方友好致謝。

首先，本書各章本是修訂自過去十多年來筆者已出版的論文，在此能夠結集起來成書，必須感謝各期刊和出版社的支持。

筆者於二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念碩士課程期間，已開始對海德格爾思想產生興趣。然而筆者向來首先把自己定位於神學，頂多是以詮釋學者自居，故從不敢自稱為哲學家以至是海德格爾專家；多年來仍徘徊於與海德格爾思想搏鬥的門檻上，主要原因也為漢語神學乃發生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界的跨學科研究，因此多年來才斗膽向各方人文學者請益，以致不自覺間寫下了十多萬字

的相關文稿。故此，筆者必須向多年來一起並肩同行的漢語學人致意。

在這批同行者中，特別需要提及的固然是為拙著作序的兩位多年友好。孫周興教授乃當今漢語學界中研究海德格爾者的驍將，十多年前當他訪學於道風山時，筆者有幸跟他一起研讀當時正在翻譯的《哲學論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他對海德格爾思想之解讀對筆者產生了重要的啟發，後來更有機會被邀請與他在上海同濟大學共事，令筆者受益非淺。今能得亦師亦友的孫老師賜序，實是筆者平生一大幸事與樂事。

認識瞿旭彤教授則是十多年前，當他仍為海德堡大學博士生之時，當時從其學習和做事態度已深覺他非池中物。自旭彤兄回國執教後，更多機會與他一起共事和論學。此作其中兩篇有關早期海德格爾的文稿，正是因旭彤舉辦的工作坊而寫成的。他長期主領這種共同讀書的活動，除能團聚學友外，更是互相砥礪的美好經驗。尤有甚者，其賜字正好補充了司各脫和巴特與海德格爾思想的向近性(proximity)，這隱含了筆者以為今後值得繼續着墨的方向。故為其能抽空提字致謝外，也向旭彤的學術熱誠致意。

除此以外，旭彤在文末和學友柯冠宇對本書前傳《存在·歷史·神聖》(2016)<sup>7</sup>的評論，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劉小楓教授年前之作《海德格爾與中國》(2017)，<sup>8</sup>並且都指出了筆者提出的乃一個透過海德格爾而與其平行的「回到古典」路徑，不過拙作卻開宗明義是從一認信

7. 林子淳，《存在·歷史·神聖：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香港：道風書社，2016）。

8. 柯冠宇，〈評論：《存在·歷史·神聖：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載《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5（2018），頁213-217。

角度來寫作的，與劉教授和海德格爾的態度正好相對。筆者固然無意要為雅典和耶路撒冷拉關係，卻明確欲接着海德格爾之思來指出，哲學和神學之間不一定要搞反；前人確曾搞得不好，導致「上帝死了」，但若我們要述說的是一位「死而復活的上帝」，那將如何？抵禦張力、活在夾縫中從來並不好受，甚至可能失足害神害己，但也可能是要開啟孫周興教授所希冀的「後神學的神思」之必經之途。

除了賜序的二君外，這本難以回本的學術專著得見天日，必須得到具識見者的無私支持。筆者在道風山任職十多年來，一直得到楊熙楠總監的提攜；現下山在即，本書仍得到他支持出版，心中銘感。此書的出版見證了這些年來我們一起並肩作戰的深厚情誼，深信仍如漢語神學的發展一樣，繼續深長久遠。

本書集結初稿乃形成於二〇一八年五至六月訪學於墨爾本神學院（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期間，其時得到許多同工的關心，尤其陳廷忠牧師和劉綺華師母的照顧，在離家獨自一人研究的期間得到如在家中的接待，感激之情實非文字可表。在這之上固然更要感謝上主的恩待，在世界不同地方都讓人經驗信仰的實在，團契交誼的美好生活，寫作此序正值即將赴澳與同工們同心服事之時。

從上記述可知本書能以為事實乃得到學界與教會及多方好友的共同支持，這也印證了漢語神學向來希望作為溝通橋樑的意願。

林子淳

寫於二〇一八至一九年冬天的道風山上

神學在海德格爾思想中通常不被視為最核心的課題，然而年青的海德格爾確曾在致洛維特的書信中言及自己是一名「基督教神學家」，又對日本學人稱「沒有這一神學的來源我就決不會踏上思想的道路，而來源始終是未來。」

本書一定程度上是為這些話作注解，致力探索海德格爾思想與神學的淵源，讓哲學界對其有關基督宗教的論述有更好的把握，也讓神學界理解何以海德格爾的哲學會觸發這麼大的迴響。

然而若單接着海德格爾來講神學而不作批判，後果很可能是重現他在二戰時期所遭遇的困局，故我們還要反思究竟可怎樣吸納他、挪用他？海德格爾會否只是展現出一個常人在困逼時期的生存現象，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面鏡子？

ISBN 978-988-8165-38-4



9 789888 165384